

艾滋病控制好可以终生不发病 感染者做母亲也能有健康孩子

一提起艾滋病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:不治之症。因此,社会上许多人才会谈“艾”色变。“现在的医疗技术,艾滋病只要发现得早,控制好可以终生不发病。”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康殿民说。

“人们之所以恐艾,是因为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不太了解。”康殿民介绍说,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非常明确,性传播、血液传播

和母婴传播是其三种传播途径。“所以艾滋病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其传播。”

康殿民表示,即使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也并不是那么可怕。“除了疫苗还没有研制出来,现在的医疗技术可以很好地控制。”

“现在研究发现,早治疗更好。”康殿民介绍,最初我国为感染者提供免费抗病

毒治疗,要等到感染者的CD4(一种重要免疫细胞)细胞数降到200(每立方毫米)。“那时病人已经有症状了。现在CD4降到350时就可以开始治疗。”

“现在母婴阻断技术,可以使得母婴传播率降到2%以内。”康殿民说,如果没有母婴阻断,女性感染者生育时,传给子女

的感染率为40%左右,通过母婴阻断可以有限保障感染者的生育权。

“但现在很多人是生了孩子之后才发现自己是感染者。”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所长陶小润说,如果发现晚了,就无法干预了。她表示,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感染者都愿意配合疾控部门的管理,“有感染者或者外出打工,或换了电话,不愿让疾控人员联系到。”

本报记者 李钢

重访男同艾滋病人话变化:

理解多了,但还得隐身自保

本报记者 郭静



12月8日,重庆江北区绿叶义工志愿者在展示红丝带。 新华社发

吸毒感染艾滋者:
“根本记不清怎么感染的”

本报记者 李钢

在艾滋病感染人群中,吸毒者因共用注射器或吸毒后“乱性”而成为重要的感染人群。日前,记者走进全省艾滋病感染者最为集中的场所——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(简称强戒所)。

目前,全省戒毒人员中HIV检测呈阳性的有106人,占总人数的14.3%,是全省艾滋病感染者最为集中的场所。

来自潍坊的赵宾(37岁),从20多岁开始做生意。“当时做煤炭生意,赚了点钱,身边有朋友吸毒,好奇,就尝试起来。”

“每次吸完过后,就觉得很内疚,对不起家里的老母亲。”于是,在吸毒半年左右,赵宾决定戒毒。

虽然一直狠心戒毒,但赵宾一直没能戒掉。“这已经是我第12次戒毒了。”

赵宾于今年8月7日自愿走进了鲁中强戒所。

“进所后,所里给抽血做了艾滋病的检测。”回忆起等待结果的一个多月,赵宾心里五味杂陈,“我未婚妻那么爱我,万一感染了,怎么对得起她啊?”9月23日,赵宾终于等到了结果,“感染了艾滋病毒。”

“我每次都买一次性针管啊,怎么感染上的呢?”在恐惧、愧疚、自责的同时,赵宾还有些不解。“吸毒之后的许多事,吸毒者往往记不清了,吸毒对记忆力损害很大。”鲁中强戒所新收大队队长汤洪源说,对于他怎么感染上的很难确定,“可能是共用针头,也可能是吸毒后通过性途径传染上的。”

回忆起刚知道结果时的心情,赵宾依然满眼泪水,“当时觉得以后出去该怎么活啊!”

“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的艾滋病毒,当时查出来的时候,我感觉天都塌了。”37岁的刘财(化名)有着更长的吸毒史。“我从1993年开始吸海洛因。”

得知这消息后,刘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几天,在进行激烈挣扎后,他告诉了自己的妻子。“当时很害怕已经传染给了老婆孩子,要是那样,自己恨不得去死了。”

“去年,我在路经德州时,被警察发现车上有‘溜冰’的器具,被送到了强制戒毒所。”经过1年4个月的强制戒毒,刘财现在已经“脱胎换骨”。



怕别人知道
偷偷吃药

记者: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服药的?

宇轩:我们2010年11月底见过一面,在那不久之后,我的指标就下降到危险系数了,医生建议我服药治疗。我开始每天吃药,早晚各一次。药是国家免费提供的,得先去传染病医院找医生开处方,然后拿着处方到所在区的疾控部门拿药。治疗效果怎么样?看我现在的状态就知道了吧(笑)。

记者:两年多的时间内,有忘记过服药吗?

宇轩:没有,我手机上设置了提示的闹钟。只有一次吃错了,早上把晚上的药吃了。当时我正在上班,给一个病人做理疗,一下子头晕得天旋地转的,我想坏了,可能吃错了。后来坚持着下班后,我拿出药瓶一数,还真吃错了(笑)。

记者:那怎么办呢?会有副作用吗?

宇轩:我当时也慌了,给我治疗的医生也不知怎么办,我就又给北京的一个医生打电话,他告诉我怎么办。我又赶紧给我的医生回了电话,告诉他北京医生的说法。这样的话,万一再有其他病友跟我一样吃错了,他就能明确的答复了。

记者:吃药时会担心别人发现吗?

宇轩:也担心。所以有时候就装在口袋里,如果当着别人面,就

自己悄悄摸索着打开拿出来,偷偷吃。那次吃错就是摸错了。

记者:考虑过病情一旦恶化的事情吗?

宇轩:当然设想过多次。但是目前济南的病友中还很少有“离开”的,大家状态都不错。我相信医学这么发达,迟早会攻破这个病魔的。

得了这病
不一定就是人品不好

记者:从6年前你得知自己患病后到现在,你感觉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有变化吗?

宇轩:有,变化很大。举个例子吧,几年前我曾经跟一个同事试探过一次,当时跟他关系不错,他也很年轻。听到艾滋病三个字,他立即变了脸色,说这些人都活该,都该去死。我心一下子凉了,就不再说。

但是现在跟我周围的同事聊起来,他们大多数都能理解,就觉得那只是一种病,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,得了这病不一定就是人品不好,不洁身自好。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事开玩笑,说假如我是艾滋病人呢,这个同事过来握住我的手说,那我会跟你握个手说,哥们儿,好好治病,好好活着。这让我特感动。总之,知道这病咋回事的越来越多了。这让我们很欣慰,因为越多了解艾滋病知识,就越能理解我们这个人群。这首先得感谢你们媒体(笑)。

记者:家人呢?他们知道吗?

宇轩:告不告诉家人是很多病

友很纠结的问题。我也纠结过,但是去年还是告诉妈妈了。之前我做了些铺垫,比如告诉她我在疾控部门做兼职工作,也跟她说一说艾滋病的相关知识。当时妈妈催我结婚,我说不想结婚,因为不想害了别人。她问为什么,我说血液有点病。妈妈接着问是不是艾滋病。我当时愣了,但接着否认了。但第二天还是告诉了她了。

记者:妈妈能接受吗?

宇轩:她表现很平静,说有病就好好治病吧,好好保重身体,别太累了。她当时没哭,听说后来偷着哭了。我很幸运,家里人给了我亲情的支持,没有放弃我。

记者:在你接触的病友中,有被抛弃的吗?

宇轩:有一个,北京的病友,就那么孤零零地走了。

但这是极端的个例。一般来说,现在家庭接受度很高了,知道后都会给予支持和关怀的。来自亲人的温情,这是我们活下去的最大力量。

渴望不再是
地下的生活

记者:看你状态很好,乐观自信,是不是正能量很足?

宇轩:我所理解的正能量,既是家庭的、社会的,也是自我的。当然,社会和家庭给予我们的是产生正能量的基本条件,没有这个条件,自身是不会产生正能量的。

记者:现在的工作、生活如何?还满意目前状态吗?

宇轩:很满意,除了正式工作,

我还出去做一些社工的兼职,做志愿者工作,帮助宣传艾滋病的相关知识,参加一些公益活动。工作很忙碌,但是很充实,也很快乐。

记者: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,每逢临近“艾滋病日”,都会觉得紧张。现在还紧张吗?

宇轩:不了(笑)。以前紧张是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,每到这几天,社会上、媒体上,“艾滋病”这三个字铺天盖地,我总觉得别人都盯着我,有时候说句话,我就觉得是针对我的。现在已经适应了,也想开了。即便有人猜测,也无所谓,心态放平了,生活还是一样继续。

记者:但是你依然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,是吗?

宇轩:至少目前还不太敢。毕竟不敢确定社会的认可度怎么样,一旦公开了,万一周围环境不容许,那我的工作可能就丢了,我就没法生存下去了。将来有一天或许我会公开我的身份,但是那要我对社会环境比较有信心了才敢。其实很多病友并不想隐瞒自己的身份,那只是在社会环境还不够成熟时的一种自保而已,很无奈。但我们很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。相信会的。

记者:那是一种“零歧视”的状态吗?

宇轩:是的。如果真的实现了“零歧视”,所有的人都敢跟你一样坐下来吃饭聊天,像朋友一样相处,那这种病就跟其他病一样,不再是地下的了。我们也可以正大光明地公开身份,享受病人所应该享受的关怀和照顾了。